

《文状元》引言

章宪法



《文状元：一个从学子到宰相的人生奋斗历程》
章宪法 著
中国画报出版 2021年5月出版

“状元”，似乎没有人不明白，其实多数人不明白。每年高考季，“高考状元”都会霸屏上热搜，人们以为这就是“状元”，其实离真正的状元差远了。历史终归是历史，跟现实生活本来就有距离。

现实生活中，追捧历史剧的很多。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熟悉的人还是很多的，我们不妨顺着《女驸马》的戏剧情节，粗略了解一下什么是状元，戏剧家的胆子究竟有多肥。

《女驸马》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冯素贞姑娘是个“白富美”，未婚夫李兆廷公子本是“高富帅”，门当户对。意外发生了：李家败落。李公子不能脑筋急转弯，依旧跑进冯府找冯姑娘。冯父正寻思如何退婚呢，便将李公子当作盗贼送进了监狱。为救李公子，冯姑娘男装出逃，冒充考上了一个状元。不料，皇上一看这“小伙子”才貌俱佳，于是，冯姑娘就这么成了“女驸马”，日子从此没法过了。

冯姑娘真能够考上状元么？拿高考做个比喻。

首先，冯姑娘拿不到“准考证”。考状元的人，必须具有“举人”资格，或“同等学历”国子监监生。李公子本来是有报考资格的，但是被诬为“盗”。“盗”，是《大明律》开列的严重刑事犯罪。李公子是“罪犯”，收监前一律革除功名。冯姑娘冒充未婚夫报名，即便外观上分辨不出，人家一查名册，李兆廷已经失去报考资格。

其次，冯姑娘几乎出不了县城。举子赴京参加会试，是地方的一大盛事，地方主官必亲自设宴饯行，发放盘缠，是为常例。举人在地方是非常稀少的，作为地方缙绅阶层的李兆廷，无论家境如何困难，都会是地方官的座上宾，不会无人认识李兆廷。冯姑娘再女扮男装，当地官员也会当场识破。最轻的结局是，将冯姑娘送给她爹，说这姑娘也太调皮了。

其三，冯姑娘进不了考场。就算一群糊涂官严重渎职，冯姑娘举着“准考证”排队进考场，麻烦又来了：古代进考场（考棚），进入前必须从头到脚搜一遍，连考生头上的发髻都要被解开盘查，目的是防止“夹带”。会试一共要考三场，意味着冯姑娘要被军士从头到脚搜三遍，第一次未搜出女儿身，连续三次都未发现，这就不太好想象。

其四，冯姑娘“金榜题名”之际，也就是“牢狱之灾”之时。殿试结束后，朝廷也会放

榜，即所谓“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科举中的殿试放榜。中榜者名单，不光首都老百姓和游客知道，官方还迅速以邸报等形式发往地方，送达中试者家属，俗称“报喜”。李公子正坐牢呢，怎么会有“喜报（捷报）”？前一个案子还没终结，这新的案子又出来了。冯姑娘不仅娶不到皇帝的闺女当媳妇，还要同李公子成“狱友”。

《女驸马》毕竟是个戏剧，没有必要太过较真。毕竟，中国历史上确实也有过“女状元”。不过，仅有一位——傅善祥，太平天国“女状元”。傅状元是个寡妇，后成了东王杨秀清的情妇，生活经历比戏剧更为曲折离奇。但太平天国的科举也像戏剧，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

状元人人梦寐以求，皇帝的闺女让人心花怒放。状元可能娶公主么？这个概率约等于“0”。

中国的科举历史，将近1300年。成熟的科举制度，读书人的科考是“三部曲”：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进士第一名即“状元”。这一圈考下来，没添孙子，儿子早已都“打酱油”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皇帝怎么会将女儿嫁给一个老男人，或是中年油腻男？

没有年轻点的状元？当然有的。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孙符伽，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终，共有状元592人。年轻点的状元：宋代寇准20岁，欧阳修24岁，范仲淹27岁；明代费宏20岁，周延儒21岁。但要知道，20岁在古代已是“晚婚”。

除了“年龄”这道坎，清代就更特别些：他们不跟汉人通婚。清代状元114人，汉人就有111人，这97%的状元就与皇帝的女儿无关。清代同治四年（1865）出了个满人的状元崇绮，理论上可以当“驸马”，实际上他当了皇帝的“老丈人”。

中国历史上的驸马状元，可考的只有一位：唐朝的郑颢。

唐会昌三年（843年），郑颢高中状元。这时的郑颢早有婚约，本打算中状元后迎娶卢家的千金，可这么年轻英俊的状元被皇上看中了，非要将其掌上明珠万寿公主嫁给他。郑颢不乐意，唐宣宗便让宰相白敏中去做思想工作。在白敏中威逼利诱下，郑颢娶了万寿公主。人人都羡慕的幸福婚姻，一点都不幸福，郑颢一想就来气，多次弹劾白敏中。唐宣宗心里明白：你小子这是还有恨呢！所以，也就当了白敏中的“保护伞”。

历史上，皇帝的女儿都嫁给了谁？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笼络良将，16个女儿全都嫁了勋臣子弟，其子孙们也基本上沿袭如此，驸马中根本没有状元。清代的公主和格格们，大多嫁给了蒙古贵族，仅科尔沁部与清廷的联姻就有130人次，其中清皇室嫁女94人次，科尔沁部女子嫁到清廷36人次——如果说公主们去向有什么共性，大概一是献身王朝的“国防”，二是献身王朝的“外交”，皇帝对“才子佳人”的故事不感兴趣。

历史的意义在于镜鉴，司马迁的名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状元不是娱乐来的，史学家见到“艺术家”，掐死他的心思真的都有。那么，历史中真实的状元究竟是什么样子，又能为今人留下怎样的启迪呢？

路在脚下，志在心间

——读张伟棠长篇小说《商埠风云》

陈志江

长篇小说《商埠风云》是由广州市增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张伟棠讲述的一段发生在大湾区的故事，刊发于文学双月刊《大湾》2021年长篇小说专号。作者以轻快明丽的笔触，完整详实地记录下了粤港澳大湾区东江和珠江交汇处商业重镇新塘这个商埠的百年风云。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国家、民族层面的找寻出路，对山区竹林里长大的青年王仔来说却过于遥远，时代变革之光折射到最底层劳苦大众当中最普通一员的身上时，就只剩下“即使客死他乡，也不愿饿死在家”的意念，这意念促使王仔走出山来寻找出路。尽管他灵活、精明又勤快，也依旧挣不脱黎明前的黑暗。身处暗夜，人性的恶在夜色掩护下毫无遮拦。与王仔以勤劳能干赢得胖大婶和银女的认可与好感截然相反的是，刘粘的落井下石丑态毕现。刘粘引日本军官伺机挑事，王仔死在“萝卜头”刀下后，王、刘两家自此结下仇怨，这仇怨随着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

王仔之子王其明在找寻出路的半道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动荡岁月里几经辗转，枪林弹雨里沐风向前，个人的命运从来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作者分别以王、刘两家的生活轨迹为主线，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二线并行、交叉，再并行再交叉，于分合并立之间娓娓道来，镜头切换顺畅自然，无缝衔接，给人以强烈的画面感的同时，又毫无违和感。

改革开放初期，好政策为商埠注入了新活力，“走火车”为百姓生活带来明显改善，经济萌动百废俱兴；招商引资政策下，当年结怨的王、刘两家重新老将对面，再次直面；改革早期因没有经验摸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瞎子摸象式的粗犷发展，使得经济和物质文明在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滞后，两个文明的不同步，显出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弊端。

作者笔下商埠的百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改初衷，一心为国家、为民族、为广大劳苦大众找出路、求发展、谋幸福的百年，在这个过程中跑得太快摔了跤，失败之后及时总结教训，积攒经验，成长壮大的道路上免不了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王、刘两家摒弃了宿怨，携手向前，适者生存，顺应时

代的潮流，得到了稳定长足的发展。

作品在轻快行文的同时，不乏细节描写，诸如景物描写。景物描写作为故事情节上演的大背景，让读者在情景交融里获得仿若临其境的即视感。而王家终于否极泰来，王其明要回到原单位去的一节里，“大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看着，它流泪了。细心的立西看到了，走过去抱着大黑，他也流泪了。”这样的描写则直戳泪点。

不容忽视的一处细节是，书中人物的名字均有所指。王仔的“仔”说的是年轻，少不更事，不识世道艰险，最终枉送了性命。而刘粘的“粘”，即俗称割阉过的公牛，亦泛指牛，讽刺意味显而易见。王其明意为王家自他开始前景变得明朗未来可期。王其明的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名字分别为：东、南、西、北、中、如、意，“处处如意、哪哪都好”的寓意很明显。

没有波澜壮阔，没有惊心动魄，有的只是一些家长里短，作者以最接地气的叙述手法将商埠百年的发展历程悉数铺展，以家族之间、小人物之间、普通民众之间的恩怨、感情纠葛为线，为我们精心织就了一件为献礼建党百年量身定做的靓衫。简明质朴的措辞让人读来轻松自在，有着无比流畅的阅读体验，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让人在敞亮里品咂旧社会的苦难与新时代里的百回千转，不压抑、不盲目悲观，更加公正、理性、全面。轻描淡写里，扬一场风轻云淡，无声处听惊雷里，“路在脚下，志在心间”八个大字赫然跳跃在字里行间。烟花始，烟花完，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上演人间惨剧，戏剧性、画面感，令人过目不忘，唏嘘扼腕。百年弹指一挥间，风云际会商埠换新颜，剧情迂回曲折，自始而终大圆满。匠心无处不在，用心打磨，确实是一部精品力作。

